

Jean-Christophe Grangé

[法] 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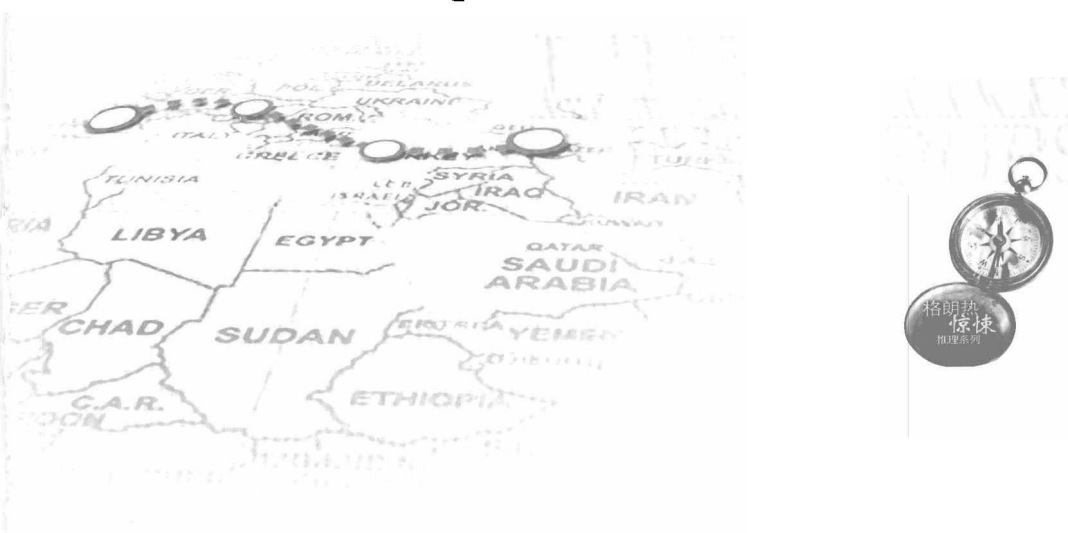
陈春芬/译



狼之帝国

L'EMPIRE
DES LOUPS

珠海出版社



Jean-Christophe Grangé
[法]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/著
陈春琴/译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 19-2006-02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之帝国 / (法) 格朗热著; 陈春琴译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689-663-1

I. 狼… II. ①格…②陈… III. 推理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5364 号

L'empire des Loups

©Editions Albin Michel S.A-Paris 2003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lbin Michel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., Ltd. Beijing, China

狼之帝国

© (法) 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 著 陈春琴 译

终审: 吕唯唯

策划: 潘杜鹃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 王薇

装帧设计: 刘海啸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张: 10.375 字数: 276 千字

版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

书号: ISBN 978-7-80689-663-1
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主要出场人物表

安娜·海梅斯	患失忆症的女病人
艾瑞克·艾克曼	亨利·贝尔莱医院神经科医师
罗杭·海梅斯	安娜的丈夫。内政部研究暨统计主任
菲利普·查列	法国刑警总部第六局专员
保罗·聂多	巴黎第十区警察上尉官
尚路易·舒非	巴黎第十区退休警察
玛蒂·魏克	精神科医生兼心理分析师

I

1

“红色。”

安娜·海梅斯觉得越来越不舒服。她知道她所接受的测试没有任何危险性，但是一想到此时此刻，有人可以观察她的脑部活动状况，内心深处便惶恐不安。

“蓝色。”

安娜躺在房间中央的一张不锈钢床上，周围一片漆黑。她的头夹在一台白色圆形仪器的圆孔中，脸前挂着一面镜子，镜子上投射许多小方块。这项测试是要她高声说出方块的颜色。

“黄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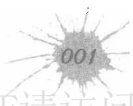
点滴液正慢慢地注入她的左臂血管。艾瑞克·艾克曼医生对她大略地解释过，那是放射线示踪液，可以探测血液在脑部涌集时的位置。

镜子上接二连三地出现绿色、橙色、粉红色等颜色。之后，镜子灯光熄灭。

安娜双臂直挺挺放在身旁，一直都没动过，就好像躺在石棺里似的。她看到左手边数公尺处，从观察室玻璃窗透出来的模糊灯光。艾瑞克和她的丈夫罗杭两人就站在观察室里。她在想像，这两个男人正在面对荧幕，观察她脑神经细胞的活动情况。她心中的感觉，就好像是有人在窥伺她的隐私，在截获她的秘密，在强暴她。耳机响起艾瑞克的声音。

“很好，安娜。现在开始，镜子上的方块会再度出现。你只要用一个字‘上，下，左，右’说出它们移动的方向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五颜六色的几何图形便开始出现，轻巧灵活，四



处移动，活像大海里的鱼群。安娜对着挂在耳边的麦克风说道：“右。”

镜上的方形图案往上移动。

“上。”

这项测验持续了好几分钟。安娜觉得昏沉欲睡，声音也变得缓慢单调。再加上镜子反射出的热气，她更是感到麻痹呆滞。恐怕不一会儿就会睡着。

“很好。”艾瑞克道，“现在我要你听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叙述，你必须专心听。”

“我要怎么回答？”

“不用说任何话，只要专心听。”

几秒钟后，耳机响起女人说故事的声音。安娜从语音判断，那应该是属于东亚国家，或者是近东国家的语言。

短暂的寂静。不一会儿，耳机又响起声音，这回说的是法语，可是文法完全不对，动词都是原形，冠词没有配合名词，该连音的也没有连音。

安娜正想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时，语言又换了另外一种。可是，这些句子都很奇怪，中间还夹杂一些荒谬的字眼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突然耳边一片寂静，安娜整个人堕入黑暗中。

过了一会，艾瑞克又开始说话：

“接下来的测验是，我说出一个国名，你答出它的首都名字。”安娜还没来得及说好，第一个国名已在耳边响起：

“瑞典。”

她不假思索便答：“斯德哥尔摩。”

“委内瑞拉。”

“卡拉卡斯。”

“新西兰。”

“奥克兰，不对！是威灵顿。”

“塞内加尔。”

“达卡。”



每个首都的名字，她都很快回答出来，完全是自动反应。她对这项测验结果感到非常欣慰，这证明她的记忆力并未完全消失。艾瑞克和罗杭，他们在荧幕上看到什么呢？此时此刻，她的脑部是哪一区在活动呢？

“现在是最后一项测验，”艾瑞克提醒她，“镜子上会出现一些人的脸孔，你要大声地答出每个人的名字，越快越好。”

安娜一听到“脸孔”这两个字，马上觉得呼吸困难，胃变得很沉重，四肢关节僵硬，喉咙发烫。

她曾读过一篇文章，内容是说，只要一个简单的符号，比方说一个字，一个手势，或一个视觉上的细节，便会引发恐惧感，精神科专家叫做“忧虑信号”。对了，就是“信号”这个字眼。“脸孔”就是她的忧虑信号。所以，她只要一听到“脸孔”这两个字，就会感到全身不舒服。

镜子上出现一张金色卷发，嘴唇往前翘，嘴旁有颗美人痣的女人相片。这很容易：

“玛丽莲·梦露。”

接着是一幅眼神凝重，方形下巴，头发成波浪状的版画人像。

“贝多芬。”

再下来是张两眼细眯，脸孔跟糖果盒一样圆的人像。

“毛泽东。”

安娜反应迅速，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。接着，镜子上出现不同的人像：迈克尔·杰克逊、蒙娜丽莎、爱因斯坦等等。相片一张一张的换，好像在看幻灯片。每张脸孔，她都不假思索地答出名字。这项测验结果证明她脑神经完全正常。她的忧虑感完全消失，心中放下一颗石头。

突然，镜子上出现一幅人像，将她的信心完全摧毁。那是一张40多岁，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男人脸孔。这人双眼略凸，金色头发，看起来很像个少年人。安娜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，就好像有一股电流从她身上穿过去一样。她立刻感到胸膛疼痛。她曾见过相片上的脸孔，但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，和跟他有关的事，脑海一片空



白。她到底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孔呢？他是演员？还是歌星？还是曾经见过面的人？接着，镜子上出现下一张图片，那是张长脸，戴圆形眼镜的人像。她口干舌燥，说道：

“约翰·列侬。”

图片又换了一张，那是切·格瓦拉的脸孔。安娜没有回答，说道：

“艾瑞克，等一下！”

放映机继续在转动，镜子上出现的是色彩忧郁的凡·高自画像。安娜抓起麦克风喊道：

“艾瑞克，拜托！”

凡·高画像停住不动。安娜感到镜子上的色彩和热气都反投在她脸上。过了一会，艾瑞克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我叫不出名字的那张脸孔是谁？”

艾瑞克没有回答。镜子上出现两只眼睛颜色都不一样的大卫·鲍伊像。安娜坐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艾瑞克，你还没回答我刚问你的问题，那人是谁？”

这时，镜上灯光熄灭，不到一秒钟，她的眼睛便适应黑暗。她在镜子上看到自己那张苍白，消瘦，活像死人的脸孔。

艾瑞克总算回答她的问题：

“安娜，那是罗杭。罗杭·海梅斯，你的丈夫。”

2

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失忆症？”

安娜没有回答。这时已快中午了。她整个早上都在接受检查，有X光，扫描，核磁共振，最后还有圆形仪器测验。她觉得很疲倦，迷失，整个人好像被挖空似的。更何况，诊疗室空间狭窄，没有窗户，光线又太亮，到处都堆满着文件，有的放在铁柜子里，有的直接堆在地上，墙上挂着许多脑部解剖图，每样东西都让她觉得不舒服。



艾瑞克重复问道：

“安娜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忆？”

“一个多月前。”

“说得准确些。你还记得第一次发生的情况吧？”

她当然记得很清楚，她怎能忘得掉呢？

“那是今年2月4号。那天早上，我从浴室出来，在走廊和罗杭擦身而过。他正准备上班，对我微笑，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认不出他。”

“一点都认不出？”

“当时那瞬间是一点都认不出。后来又想起来了。”

“请你仔细告诉我你当时的感觉。”

安娜似乎有点踌躇。她耸一耸肩膀，说道：“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很短暂，就好像这些事已经发生过。不过只一下的工夫（她扳了一下中指和拇指），一切又恢复正常了。”

“当时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我想是疲劳的关系。”

艾瑞克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做记录，接着继续说道：

“你有没有马上跟罗杭提起这件事？”

“没有，我想没那么严重。”

“第二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周之后。而且连续很多次。”

“每次的对象都是罗杭？”

“是，每次都是他。”

“但是，你最后还是能想起来？”

“没错。可是，我不晓得为什么……越到后来……好像需要花越多的时间才能想起来。”

“你后来跟他提起这问题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安娜跷起大腿，将瘦弱的双手搁在深色的丝裙上。那双手看起

来就像两只羽毛苍白的小鸟。她说道：“我觉得那会使问题更加严重。再说……”

神经科专家抬起头，他的棕红色头发映照在他的镜框上。

“再说怎么样？”

“这种事很难跟自己的丈夫说。他……”

她突然发现罗杭就在旁边，站在自己身后，靠在铁柜上。

“对我来说，罗杭变成陌生人。”

艾瑞克发觉她情绪有点紊乱，于是改变话题。

“你看到其他人时，是否会发生同样的现象？”

“有时候，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不过这种情况很少。”

“举个例子，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我家附近的商家。我工作的地方也会发生。有些店里的客人我认不出来，而且还是店里的常客。”

“你的朋友呢？”

安娜表情茫然，说道：“我没有朋友。”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

“我的双亲都已过世。我有一些表亲住在西南部。我跟他们都没来往。”

艾瑞克继续做笔记。他表情木然，五官好像被树脂凝住似的。

安娜很讨厌他。他是罗杭的好朋友，偶尔会到他们家吃饭。不管是何时何地，他总是冷冰冰。除非是谈论到有关他的专业，比方说，脑神经、脑体结构、人的认知系统等时，他整个人才变得神采飞扬，情绪高昂，棕色长发晃来晃去。

“那么是罗杭的脸孔最令你困扰啰？”他继续问道。

“没错。但是，他同时也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我最常见的脸孔。”

“有没有其他的记忆错乱问题？”

安娜咬着下唇，再度显出犹豫的态度，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方向错乱感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口语表达错误？”



“没有。”

“某些动作你是否有困难？”

她没回答，接着微笑道：“你认为是阿兹海默症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只是检查一下而已。”

安娜一开始便想到这症状。她曾到处查询，参考医疗词典。阿兹海默症的症状之一，便是对脸孔认不出来。

艾瑞克用安抚小孩的口吻说道：

“你根本还不到年龄。如果是的话，初步诊断便可看出来。脑部患病时，脑神经结构会有异常的现象。不过为了进行完整的诊断，这些问题我不得不问，你明白吗？”

他还没等安娜回答又重复一遍问题：

“你对某些动作是否有困难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失眠问题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麻木迟钝的现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头痛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医生合起笔记本，站了起来。安娜每次看到他的身形都会感到很惊奇。他几乎有 190 公分高，体重只有 60 来公斤。白衬衫穿在他身上，就好像是一件衣服晾在细竹竿上。

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红通通。他的头发很卷，修剪不佳，颜色跟火红蜂蜜一样；他整张脸，甚至连眼皮都布满着赭红色的痣。脸呈多角形，再配上一副如刀片般薄的金属眼镜，看起来更尖削。

时间似乎无法在他脸上留下痕迹。他比罗杭还大，50 岁左右，看起来仍像年轻人。脸上有一些细微的皱纹。瘦骨嶙峋的线条，让人无法捉摸他的内心。只有脸上的青春痘痕，让人觉得他有个肉体，有个过去。

他在狭窄的诊疗室里来回踱步，不哼一声。过了大半晌，安娜

忍不住，问道：

“老天爷！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

艾瑞克摇了一下口袋里的金属物件。大概是钥匙吧。那就像铃铛似的将他的话题打开：“我先跟你解释刚刚做的测验。”

“早该说了。”

“我们使用的圆形仪器叫正电子照相机，专业人士叫做‘PETscan’，是利用正电子断层摄影的技术。在探测血液在脑部集中的位置的同时，我们可观察脑部正在活动的部位。我是想用‘PETscan’来替你做整体检查，了解你脑部各大区域的运作情形，像视觉、语言和记忆力。”

安娜回想她刚刚做过的彩色方块测验，不同语言描述的故事，还有首都名称测验。每一项她都反应良好。但艾瑞克打断她的思路，滔滔不绝地说：

“举个例子，脑部专司语言功能的部位是在额叶的某一分区，此分区又分成许多系统，分别掌管听力、字汇、句法、意义、韵律学……（他用手指着脑袋）这些系统一起配合，才能让我们了解和使用语言。我让你听的那段故事是用多种语言叙述的，目的便是要测验你脑部语言的每项功能。”

艾瑞克来回不停地在狭窄的诊疗室里走来走去。挂在墙上的脑部解剖图，时时被他的身影挡住。安娜发现墙上有一幅奇怪的画像。那幅彩色的画像像只猴子，但嘴和手都巨大无比。尽管诊疗室里的灯光很热，安娜仍然感到背脊寒冷。

“然后呢？”安娜问道。

艾瑞克张开双手，做出令人放心的样子：

“然后，一切正常。语言，视觉，记忆。你每个地方的脑神经运作都很正常。”

“除了你给我看罗杭相片的时候。”

艾瑞克将身子靠近办公桌，把电脑荧幕转到安娜面前。荧幕上显示的是一幅数位脑部横切图，周围是荧光绿色，中央则完全一片黑。



狼之帝国

“这是你看到罗杭相片时候的脑部影像。没有任何反应，没有任何活动，脑部影像空白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艾瑞克站了起来，双手叉在口袋，鼓起胸膛，一副隆重的姿态：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刻到了。

“我想你脑部有损伤。”

“损伤？”

“特别是脸孔识别区有损伤。”

安娜惊讶地说：“脑部也有……脸孔识别区？”

“是的。专司这项功能的神经元系统，位在脑右边颞叶后方。这项系统是在 50 年代发现的。有些人这一区的脑血管受伤后，便失去脸孔识别功能。从那之后，透过‘PETscan’，我们已找出该神经元系统更准确的分布位置。打个比方，夜总会或赌场那些负责看守大门的脸孔识别员，他们‘脸孔识别区’便特别发达。”

安娜试着辩解：“可是大部分的脸孔我都能辨认。接受测验时，每张相片我都能指出名字……”

“独独你丈夫的相片除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。”

艾瑞克将双手食指放在嘴唇上，装出一副郑重思考的姿态。他讲话的态度如果不是很冷漠，就变得很夸张：“人拥有两种记忆。一种是在学校所得到的，另一种是在个人生活中所得到的。这两种记忆在脑中的神经联络路径并不同。我想，你的脸孔瞬间识别功能和个人记忆，这两者之间的联结上有障碍。脑部损伤会使这条路线无法通行。所以，你认得出爱因斯坦，但认不出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罗杭。”

“这……治得好吗？”

“当然。我们可以将这项功能转移至脑部的其他健康区域里。脑部的优点之一，便是它具有可塑性。你必须接受再教育的工作，也就是脑部训练，规律地做些练习，吃些药。”

艾瑞克的口吻很严肃，让人觉得他的话中有弦外之音。

“问题出在哪里？”安娜问道。



“在于脑部损伤的原因。这点，我必须承认我被难到了。我们没发现任何肿瘤或任何神经元异状。你的脑部未受损伤，脑血管也正常（他用舌头发出一声喀嘖）。所以，必须做更深入的分析，更进一步的诊断。”

“什么样的分析？”

艾瑞克坐在办公桌后，发亮的眼睛瞪着她看，说道：

“切片检查，取下一丁点皮层组织。”

安娜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过来，接着脸上出现恐惧的表情。她转头看罗杭，看到他正向艾瑞克做个眼神，表示同意。愤怒取代了恐惧：原来他们是同谋。搞不好他们是今天早上就讲好要让她接受切片检查。

安娜颤声道：“绝对不行。”

艾瑞克第一次露出笑容。那是一种试图安抚的笑容，但显得很做作。

“你没必要害怕。我们是使用立体定位切片法。那是一种针头……”

“谁也不能碰我的脑袋。”

安娜站起来，把金黑色相间的围巾披在身上，看起来就像金羽毛乌鸦用翅膀包住她。罗杭开口说话：“你不要往坏处想。艾瑞克跟我保证……”

“你跟他站在同一边？”

“我们都跟你站在同一边。”艾瑞克说道。

安娜后退几步，将两个虚伪者仔细打量。

“谁也不许碰我的脑袋，”她用坚决的语气说道，“我宁可完全失去记忆，或是病死。我再也不会来这里。”

惊慌之下，她大声叫道：

“再也不来了，你们听到了吗？”



安娜在空荡无人的走廊里狂奔，冲下楼梯，直到大楼门口才猛然停住。迎面冷风吹来，冻得她全身打颤。阳光洒满院子，但看起来没有任何温暖，好像是为了保存而冰冻起来的夏日光线一样。

院子另一边停着一部轿车。司机尼古拉一看到她，立刻下车，替她开门。安娜摇摇头，伸出颤抖的手，在皮包里找出香烟，点燃一根后，猛猛地吸了一口，享受那辛辣的滋味。

亨利·贝克莱医院四周围都是四层楼的建筑，中间是个院子。院子里种了一些树木和茂密的灌木。建筑物的门面不是灰色就是粉红色，显得很暗淡。上面挂着许多警告牌：“未经许可，不得入内”；“非医疗人员，不得入内”；“小心危险”。她觉得这医院似乎每个地方都透露着敌意。

安娜又猛猛地吸了一口烟。烟草的焦味让她觉得平静，就好像把所有的愤怒都扔弃在小火炉内。她闭上双眼，沉浸在令人麻木的香味里。

身后响起了脚步声。

罗杭未看她一眼，从她身旁绕过，穿过院子，然后打开轿车后门。他脚上穿着一双擦得漆亮的皮鞋，不停地来回踱步，紧绷着脸，等着她上车。安娜丢掉香烟，走过去，进了车后座。罗杭绕车子，从另一边上车。两人从头到尾都不说话。司机发动引擎。车子像太空船般，慢慢地驶出停车场。

大门口红白相间的栅栏前，好几名军人在站岗。

“我去拿回我的证件。”罗杭说道。

安娜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发现手还在发抖。她从皮包里取出粉盒，在小圆镜里端详自己。她猜想，内心遭受重大冲击，脸上一定有惊恐的痕迹。可是一点都没有，她那张脸仍是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工整，一样的雪白；发型是埃及艳后型，头发仍是一样黑亮；深蓝色的双眸仍是长长的，往太阳穴翘上去；眼皮有点往下垂，看起



来像猫一般的慵懒。

她看到罗杭走回来。他弓着身挡风，将黑大衣的领子翻起来。她突然感到心头有一丝暖意，心中有一股情欲。她继续看着他。他有一头金色鬃发，双眼略凸，额头因为心中烦恼而紧皱着。他伸出一只踟蹰不定的手，将大衣裹紧在身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胆怯、小心翼翼的男孩。他有些动作很腼腆，和他高等公务员的身份并不相衬。比方说，他点鸡尾酒时，常常用手指做出一小撮的姿势，来解释他的酒精只要一点点就好了；或者，他常把双手插在大腿间，然后肩膀耸起，做出感到寒冷或是不自在的表情。他的脆弱感和他拥有的权力呈强烈对比。就是那种脆弱感吸引了她。可是，除此之外，她到底还喜欢他哪些地方？过去的事，她还记得哪些？

罗杭坐回车上。门口栅栏拉起。车子经过时，他刻意向带枪的警卫打招呼。这种礼貌的态度令她感到生气。先前对他的欲念完全消失。她冷漠地问道：

“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？”

“是军人，”罗杭纠正道，“这些都是军人。”

车子驶入街上。奥塞市的勒克莱广场很小，但秩序井然，有一座教堂，市政府大楼，一间花店，各自独占一方。

“为什么会有军人？”安娜执意问道。

罗杭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因为有氧 15。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罗杭没有看她，手指轻敲着车窗。

“氧 15。做检查时打在你身上的追踪液。是一种放射性液体。”

“真有意思。”

罗杭转头看她，企图做出安抚的表情，但眼神流露出他的焦躁情绪：

“那对身体没有任何危险。”

“因为没有任何危险，所以需要那么多军警？”

“你不要装傻了。在法国，凡是牵涉到核子材料的实验，都必

须接受‘原子能专署’监管。只要提到‘原子能专署’，就一定会扯到军方，就这么简单。艾瑞克是不得不跟军方合作。”

安娜冷笑了一声。罗杭听了不禁身子僵直地问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巴黎这么大，你就非得找这么一家军人比医生还多的医院。”

罗杭耸起肩膀，没有回答，专心地看窗外的景色。车子已驶上高速公路，进入比维儿河谷区。周围都是棕红色的茂密森林。地势高低起伏，一望无垠。

天空又布满乌云。远远天边，有一道白光在云雾中透出来。然而，太阳又似乎随时随刻都会再出现，照耀大地。

车子开了将近 20 分钟，罗杭才又开始说话：“你要对艾瑞克有信心。”

“谁也不能碰我的脑袋。”

“艾瑞克是内行人。他是全欧洲最好的神经科专家之一……”

“而且是你的童年好友。你已经跟我说过千百遍。”

“能让他诊断是运气好。你……”

“我不要做他的实验品。”

“他的实验品？（他一字一字地说）他的实——验——品？你在讲什么？”

“艾瑞克在观察我。我的病让他感兴趣，如此而已。这家伙是个研究员，不是医生。”

罗杭叹口气道：“你胡说八道。你真的是……”

“疯了？（她接着一阵干笑，就像铁幕一样沉重）这可不是什么新闻了。”

安娜这突然而来，带着凄凉的笑声，更令她的丈夫感到生气：“那你想怎样？难道你不去治疗，要让病情逐渐恶化下去？”

“没人说我的病情会恶化。”

罗杭在车座上动来动去，显得很不安。

“说的也是。对不起。我讲错话。”